春秋輯傳

二

齊侯襲莒

左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莒人行成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　按臧紇之言其喻齊也中傳言武仲以智自免也　杜氏曰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閒有事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

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左傳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馬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終虞之世以為號故曰自虞以上在夏為御龍氏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在商為豕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在周為唐杜氏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南有韋城于唐周成王滅唐遷之于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于范復為范氏杜今京兆杜縣晉主夏盟

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 立謂垂世 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 黃帝堯舜 其次有立功 禹稷 其次有立言 史佚周任 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 祊廟門 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于杜氏曰賀克欒氏也

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豹如晉以雍榆之次為

功晉照其僞而有言焉故竭侵齊以恱之魯若移其侵齊之役於雍榆之次則豹不必往竭不必侵也豹之如晉賀克欒氏竭之侵齊為晉報伐夫當事而救不能致力既退而侵何益於晉何名於齊事大睦鄰交失之矣

夏楚子伐吴

左傳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吴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啟疆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薳啟疆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還自害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夷儀之師使陳無宇從薳啟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莒邑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儀公作陳儀

左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杜氏曰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傳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夷儀諸侯　汪氏曰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則書伐書救此書伐鄭不書以救齊不予楚人之救也晉

合十二國之君不能伐齊楚乃能合四國之君以伐鄭此可以觀夷夏之得失矣師克在和不在衆豈不信然　又曰伐而不果救不及事晉霸之衰可知矣

春秋所以不書諸侯之救鄭也　按夷儀之役不能正齊之罰而徒致棘澤之師以為鄭患其救不足録矣

公至自會

高氏曰諸侯救鄭不書故以會致

陳鍼宜咎出奔楚鍼其廉反

左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宜咎陳大夫鍼子八世孫在楚為箴尹宜咎

叔孫豹如京師

左傳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賜之大路

按郟王城也於是穀洛鬬毀王宮晉不能為王城之而齊為義舉也

大饑

穀梁傳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虛也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傷也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廢侯不燕射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布修列也不制不更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薛氏曰民有有造作殍為大饑國無凶荒之備一大水而民有殍無政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傳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於晉孟公綽曰

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冦（不為冦害）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空也）歸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左傳齊棠公（棠邑大夫）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為已取也）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丁公）臣出自桓（桓公）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阿崔子）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下兌上困巽下兌上大過困六三變為大過坎為中男故曰）

夫變而為巽故曰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且其蹏直又反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爻辭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蔾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言冠易得不足惜縱使餘人不為崔子者其無冠乎況崔子富貴自有冠也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

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為崔子閉公也重言侍人别下賈舉）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言崔子家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陪臣干掫（行夜）有淫者不知二命（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

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八子皆齊臣）祝佗父祭于高唐（高唐有齊別廟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漁者（監取魚之官）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平陰大夫）于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

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子莊公黨）叔孫宣伯（僑如）之在齊也叔孫還（齊羣公子）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太宮（太公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

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
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莒子朝齊遇亂未去大史書曰
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
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
矣乃還崔氏側莊公于北郭側瘞埋之不殯于廟丁亥葬諸士
孫之里士孫人姓因名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按齊莊勢陵大邦衆暴小國而又躬亂巨室淫肆不
君故使崔杼因民不忍以與敵市此足以為世鑒矣

左氏所載晏子之言多非其實夫臣死君難無容議者間有不必死而無害于義則以所居之時與位而權之耳若晏子者位非正卿既無當國之責又無討賊之權莊公雖殞宗社猶存以分實無可死之理然而聞難不辟入哭君尸其凛然之義猶足以寒亂賊之心故崔杼雖忌而不敢殺而時之鄙夫因晏子之不死遂從而附益其說人君遇簒弑者豈皆為社稷而為之臣者孰肯甘以私暱自處耶若是則弑君而

及其大夫者非一人矣宋之殤公閔公晉之奚齊卓子非皆爲社稷死而孔父仇牧荀息非三君之私暱
春秋何以大書而深予之耶且死必有私暱則肯死君難者少矣君不爲社稷死則曰誰敢任之則背死忘義者孰不藉口以求自免乎吾故曰此非晏子之言鄙夫附益言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晉侯濟自泮泮闕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隰朋之曾孫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自六正三軍之六卿五吏文職武職三十帥三軍之大夫自五吏之下皆軍卿之屬官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守國者皆有賂皆有貨賂杜言皆以男女為賂恐非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按齊罪當討而莊公既弒則罪不在其民晉之所當問

者不在朝歌之役而在莊公不以其道終之故矣吾
於諸侯而改治焉誅其賊立其君則大義明而天下
服矣茍大國見討臣子殺其君以說而可聽是滅天
理而奬亂賊也况其說者又非其實乎不知其欺而
受其說是許臣子可殺其君以與大國為市也知其
欺受其說而又納其賂是心乎成惡而與亂賊同情
也故上書崔杼弒君下書夷儀之會而不書伐以深
著晉與諸侯之罪也

附左傳晉侯使魏舒宛没逆衛侯將使魏與之夷儀

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舍如字

左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經也者井堙塞也木刊除也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穿也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陳之司馬曰將巡城不欲載公以巡城辭遇賈獲陳大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雖急

猶不欲男女無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子產入數俘而出計獲而已不將以歸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兵符司空致地乃還陳亂故正其衆官修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

按陳以神明之胄元女大姬之貴備為三恪未嘗有淫湎毀常侵敗王略之罪特迫於强楚之令從於伐鄭而過

暴於疆埸者有司不戢武之罪也鄭欲修怨不請於天王而興大師馬至于車七百乘此晉文公城濮之賦也郤克伐齊至以八百乘當時已謂為傾國恐鄭未合有此旣聲其罪豈不可待其服乃宵突其城而入之是志於殘之使其君與太子匍匐奔墓寄乘以免其民亦何罪而男女别而纍以待數俘而出承飲進獻則曷如勿迫而辱之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正其官而還則曷如毋亂焉甚矣鄭之為斁也其不免乎王法之討而或者猶謂其入陳

有禮而春秋無貶辭失之遠矣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重直龍反

左傳齊成故也　杜氏曰稱同盟齊亦與盟　書同者見崔杼弑君之賊與焉春秋之微辭也　張氏曰曹州乘氏縣有重丘故城

附左傳趙文子為政代范匄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屈建若敬行其

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杜氏曰晉懸衛衎失國使衛分之一邑　說見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下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傳楚薳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子木屈蕩為莫敖代屈建宣十二年邲之役楚有屈蕩為左廣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

舒鳩人

卒叛（前年辭不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舒鳩城）吴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舒鳩）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與吴相遇而退）吴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軍之間）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慮水雨）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簡閱精兵）陳（駐後為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克不然必為吴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吴師吴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吴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

八月楚滅舒鳩　按羣舒近楚為楚所蠶食至是盡矣先本與楚俱張曰荆舒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夏公作蠆

左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舜之後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武王之長女配胡公閼父之子滿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得各自行其正朔用其禮樂既又封舜後謂之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言陳周之甥

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事在桓五年）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奔晉）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蓋自晉因鄭而入）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度也）逞（盡也）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

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初危反　差降也）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士弱）不能詰復于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其功）子西

復伐陳陳及鄭平　杜氏曰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　按晉為盟主得陳而不能保復棄之於楚而使鄭修其私怨伯主之義安在乎子產對晉之辭皆曲而强為文飾不類其平日之言恐傳者傳會之過也陳侯鮑卒而陳亂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乃簒賊也鄭莊公奉而立之乃可以為功乎征伐之權出於天子敵國無相征之義而以唯罪所在各致其辟為先王之命何其誣也大國之地多數圻信

非侵小不至然則皆欲致之可乎又以戎服受捷為城濮之命然定王於鞏朔之獻齊捷也則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鄭無王命擅興以侵小而以其捷私相獻其為奸先王之禮尤大矣且鄭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而子產令以將事于晉是以王事晉也乃自謂不敢

廢王命不亦重誣乎左氏乃謂士莊伯不能詰非不能詰也是時晉政偷矣趙文子謂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兵可以少弭葢志于合和南北以苟無事非復昔者同外楚禁暴討貳之心矣觀春秋一歲再書鄭伐陳而諸侯之散也見于此矣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於曷反公作謁

左傳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

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墻以射之卒　公羊傳入巢之門而卒也　穀梁傳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修守備）而請罪（恐已有闕而致師）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何氏曰吳子欲伐楚過巢不假塗卒暴入巢門門者以為欲犯巢而射殺之　今按巢吳楚

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文十二年楚圍巢至是巢屬於楚矣吳伐楚至巢而攻之巢人誘之吳子果親門焉見射而卒左氏所載是也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正與七年鄭伯髠頑如會卒于鄵書法同皆以便文爾左氏凡云門焉皆謂攻其城門此經門于巢亦是而公穀乃謂入巢之門而謂之門于巢何氏又謂過巢不假塗皆無稽之妄説也穀梁謂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此自過國之禮令吳來

攻巢而巢以一矢相加當責吴子之自輕安得又非巢也又謂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吴子之殪在於自輕非無備也

附左傳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甯喜許之大叔文子（大叔儀）聞之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終可成）思其復也（可復行）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匹妙反）

左傳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已求反國）辭（不能）敬似強命之（敬似獻公及子鮮之母）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似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使在其間）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似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鄭大夫）右宰穀曰不可

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
可以貳榖曰我請使馬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
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
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榖曰子鮮
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言子鮮為義多不過出亡悼子曰雖
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二人
文子之子二月庚寅甯喜右宰榖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
孫襄也父兄皆不在故秉弱攻之甯子出舍於郊欲奔伯國死孫氏夜

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剽也

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

按孫甯均之當國秉權使獻君果非殖意二十七年傳曰獻君非吾意孫氏為之則當其時以死勿聽孫氏其敢哉既與之同惡又與之同立剽而事以為君乃將死而屬其子以復舊君此不過以立剽之後政在孫氏夫逐君之惡則同受之立君之罷則孫氏專之此甯殖之所為不平也喜之納獻公豈真以欲免父逐君之惡哉觀

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之約則喜父子之情可覩矣獻公蓋知之而後與之言也剽雖非正而春秋正其弒君之罪正為其意在己私故視置君曾奕者舉棋之不若非但不思其終而已其為亂臣賊子之戒嚴矣豈曰使天下後世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哉胡氏語

此與晉里克弒其君卓事同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欲掩前人之惡也殖也立之喜也殺之乃再陷弒君之大罪矣右宰穀曰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甯

喜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喜不君其君而後敢動於惡以為由已家所立視如奕之置子春秋以義正其事而人心回亂臣賊子懼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書叛始此）

左傳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屬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按林父逐君立君本為惡首今也衎入已出又披君之邑以市於大國罪不在弑剽者之

下春秋書入于戚以叛以誅之也左氏乃止以其專祿周旋為罪杜氏又謂林父事剽而衎入義可以退皆昧于大義之言使林父不專邑自隨則無罪乎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左傳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大夫逆于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太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

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之公聞文子答甯喜之言故忿之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按春秋之義常以上下比事而見始也書衛侯衎出奔齊繼書會于戚而衛孫林父在焉則知為强臣所逐矣終也書甯喜弒其君剽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繼書衛侯

衎復歸于衛則知復歸之故由甯喜矣夫君人者將葢之如天容之如地尊如神明愛如父母而逐于林父歸以甯喜直書而義自見矣名與不名不必有義復歸者復國之恒詞而美惡形乎其中

附左傳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茅氏戚東鄙殖綽伐茅氏齊人今來在衛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惡鬼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圉衛邑雍鉏孫氏臣獲殖綽復愬于晉 按言衛人侵戚則戚于衛

如二國矣言孫氏愬于晉則孫氏于衎如二君矣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傳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趙武不書尊公也罪武會公侯向

戌不書後也後會期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至於是衛侯會之晉將執之不得與會故不書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討其弒君伐孫氏也遺北宮括之子女齊司馬侯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士弱晉主獄大夫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國景子國弱相齊侯子展相鄭伯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

侯晉侯乃許歸衛侯　杜氏曰澶淵衛地近戚　胡
氏曰春秋疑義先儒所傳誠有未盡趙武稱人爲助
孫氏貶也鄭良霄不貶者子産新得政而鄭伯爲衛
侯故如晉即知鄭獨不釋君而臣是助矣　家氏曰
天子方伯者無他主張名分而已晉自悼公獎大夫
以伉其君而下陵上替有自來矣今林父據邑叛君
晉不能討而納其叛又披公邑以益賊臣謂之疆戚
田使衛戚如二國然甚又爲之執其君平固甚愚亦

何利而為此由晉之諸臣各為其私羽翼私門弱公室以為己地而其君不悟良可喟已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才何反穀作座音同

左傳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元公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向戌畏而惡之寺人惠牆氏伊戾名為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

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太子）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歃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太子反）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母棄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

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讙也而與之語欲使失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習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傳言宋公闇左師諛太子所以無罪而死胡傳殺世子母弟直書君者甚之也讒世子痤而殺之者寺人伊戾也然讒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匹嫡之

惑其心又有大臣内結宮闈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晉獻之殺申生宋公之殺痤春秋所以目君以著其惡也 家氏曰傳言佐惡而婉痤美而狠婉者巧於自結狠者疎於内交佐曰以親痤曰以疎以至於此也隋楊廣傾勇之事似之勇則痤也楊素則左師也

晉人執衛甯喜

公羊傳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不以其罪執之

也按晉非討其弑君也為伐孫氏殺晉戍之故爾趙武為政叔向為謀臣晉無一事可稱二子者崇虛譽而無其實也

附左傳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子朝之子）相善也伍舉娶于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布荆坐地）而言復故（共議歸楚）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事在明）

年聲子適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

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寘諸戎車之殿（後軍）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同）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

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
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
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雍子奔晉
晉人與之鄐晉邑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遇楚於靡角
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
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
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
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

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而雍（上聲）害其事子靈奔
晉晉人與之邢（晉邑）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
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
焉吳於是伐巢取駕（皆楚邑）克棘（譙國酇縣東北有棘亭）入州來
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在宣
四年）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晉邑）以為謀主鄢
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
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

欒范易行戶郎反易行或曰變易卒伍或曰簡易行陳少其兵備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子重子反皆出穆王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傷也師熸子潛反吳楚之閒謂火滅為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

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伍舉

子逆之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左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

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傳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

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

昧於一來不如使逞(快也)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

釁(動也)於勇嗇(貪也)於禍以足其性乃求名焉者(指欲與楚戰者)

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

酉入南里(鄭邑)墮其城涉于樂氏(津門)門于師之梁(鄭城門)

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葬許靈公

附左傳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

公之失政也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時諸侯不能修)

(朝聘之常禮有事多托聘以行故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齊人城郟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齊大夫)以廩丘(今東郡廩丘故城是)奔晉襲衛羊角(今廩丘所治羊角城是)取之遂襲我高魚(在廩丘東)取之又取邑於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

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二十有七年春

附左傳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衆出（出受封也）使諸侯偽效（致也）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徒衆）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齊侯使慶封來聘

左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

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杜氏曰景公即位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屈居勿反奐呼亂反公作瑗後同　晉楚使同主盟

左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

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趙武命盈追已故言從趙武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君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

言於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丁卯宋向戌如陳

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楚之要言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

向戌請晉楚之從諸侯從晉楚者交相見也更相朝庚午向戌

復于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

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

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驛謁

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

至從陳還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子晳公子黑肱素要齊其

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不築壘塹示不相忌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荀盈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杜氏曰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歃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　按是時

晉楚皆厭兵故向戌得迎兩國之意音而和合為此舉也告於小國而喜躍勇赴告於齊秦而齊秦許之曰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是可以見人情之所在矣戰國之世衡人專搆諸侯使相攻伐而從人則合東方六國為從以擯秦從人之意向戌之意也然而勢如連雞不能俱棲從之不可久也策士知之矣視此則向戌之說差愈而易成是以有因其罷兵息民之意而取之者則曰宋之盟中

國不出外裔不入王帛之使交乎天下百姓免兵革之患者十餘年趙武屈建之力可以當齊桓也其執乎內夏外夷之常而議之者則曰於溴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防南北二伯諸侯兩事贄玉帛死生于蠻夷之庭以至于申之會蠻夷之君篡弑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是舉啟之也盟鹿上楚始進也盂之會楚子與宋公並序于諸侯之上而二伯兆宋之會使晉楚之從交相見

而二伯成皆宋為之也是二說者固皆一道而未可膠也楚誠南蠻然有弭兵之心則固善心矣聖人於此豈無用夏變夷之道而必絶之乎變之之道則孟子所謂仁義而已矣昔秦楚搆兵宋牼將言其不利而孟子以為不可及孟子自言則曰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人皆有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于其所為義也齊王不忍殺觳觫之牛則曰是心足以王矣王之不王不

為也非不能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宋牼欲救世之戰反以口舌為事利害為說强聒不舍而不知非本諸不忍不為之萌動以轉其機則無益也向戍弭兵何異于宋牼使中國諸侯君臣父子兄弟懷仁義以相接則外裔自服兵草自息不知其本而弭兵何異于伏燼宿火幸其燄燄之暫息而以為安乎此既失之抑為會以弭兵而晉楚之從不交相見則中國之大勢猶未盡失也故楚人

此請其闕係甚大而趙武泛然應之無以拒之則以晉楚齊秦為説曰四國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趙武之答常不合機而楚人之應常得機于是楚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吁斯言一墮而中國事去矣甚矣趙武之愚也齊桓晉文數十年攘夷匡夏之業壞之者此役也而方且侈然自以為功向戌至于請免死之邑推趙武之心亦未必不以為從容于衣裳告命之間而偃兵息民為過于前人

之用兵也然則武欲塞子木交相見之請則何辭而可亦告之曰諸侯間于王事則相朝也謂同方岳之邦也越千里而相朝非天子誰敢當之雖先君文公及齊桓公皆未有也二三友邦咸有封疆之守社稷之事使廢其常守闕其時事敝于道路或啓他虞以為君憂亦君之所恤也君憫諸侯之道敝而苦于兵也欲安靖之甚大惠也終君之惠則莫如使晋楚之從各即其守敝邑獲繼先君之好以事君二三大夫

固將朝夕于君者也其又奚必于諸侯以是應之楚必無辭而退矣

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衛大夫）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衛大夫）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為孫氏所殺）夏免餘復攻甯氏殺

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穀不書非卿也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杜氏曰書在宋會下從赴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弑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為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由君謂行弑君謂剽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　鄭嗣曰若獻公以喜有弑君之罪而殺之則不宜既入以為大夫書甯喜弑其君則喜之罪不嫌不明今若不言喜

之無罪而死則獻公之惡不彰今按無罪當作不以其罪高郵

孫氏曰喜弑剽而納衎衎反國而復用之既而以其私殺之喜雖有罪而衛侯殺之不以其罪矣昔里克殺奚齊而立夷吾夷吾殺之二君之殺其大夫皆以其私里克甯喜之見殺皆不以其罪故春秋皆曰殺其大夫　按使衎出非得罪於民歸為國人所納則正大光明舉無不順首誅孫氏次問甯喜可也今乃舍孫氏之在戚而患喜之專昧輕重之所在矣畔政

由之信棄納我之惠其所不足道也或曰孫氏挾晉以抗君獻公固無如之何非不欲討也曰使衎出非得罪于民國人思之國人納之出入不制于强臣則命討亦不制于大國矣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使甯喜因國人之欲納公也為公弑剽公討之可也令也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由是以得歸也甯喜專公患之由是以行殺也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公亦自知其不直也故春秋之書法如此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鱄市轉反又音專穀作專）

左傳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誓不還）託于木門（晉邑）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謂治其事）昭吾所以出也（事治則明已出欲仕）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繐也音歲喪服繐衰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

子鮮故特為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甍故言終身　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每邑方十里也傳曰百乘之家大夫之家邑有百乘是百乘為采邑之極此云唯卿備百邑知所言邑者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也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大小通稱邑也　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按免餘辭邑辭卿亦何足錄傳見公之賞刑不知大計耳　公羊傳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

曷為出奔晉為殺甯喜出奔也曷為為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為我與之約

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馬絆）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

穀梁傳專喜之徒也專之為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據稱弟則無罪）專有是信者（獻公無信而專不肯失信）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

也故出奔晉織約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　今按書弟罪衛侯也書鱄出奔于殺大夫甯喜之後見鱄爲甯喜出奔亦以罪鱄也衛侯無君兄之道殺喜不以其罪使鱄至于出奔其罪昭矣其罪鱄奈何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已雖急納其兄不思剽既立矣爲復之道欲兩得而無害則何地以置剽甯喜不願盟而願得子鮮之一言重其義也欲堅其意豈無君臣之大義可指陳以感動而乃從獻公政由

甯氏祭則寡人之云予此信之不義言之必不可復

者也而子鮮爲之殺甯喜者固政由甯氏之一言也

夫言必信行必果而不唯義之所在未有不至于賊

者也重于失信而不知兄弟之恩之尤重也不忍負

甯氏而不知君之尤不忍離也爲子鮮者初决于出

以感悟獻公可也公再三止之則可止矣夫亦念國

之無人公之無恒也而與大叔儀竭力以輔之勸公

以立甯氏之後則亦無負於喜矣乃决于自絶止使

者而盟于河終身不向衛國而坐不已甚乎魯宣公弑立公弟叔肸非之而不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于春秋知肸之所以取貴于春秋則知鱄之去未合于春秋矣然穀梁以為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弑君者則亦過矣

秋七月辛卯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傳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

晉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趙孟患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單（盡也）斃（踣也）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食言者不病（言必死）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

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云以公命者季氏託之）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晉楚爭先（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更也）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

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辨具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宋左師請免死之邑若使計謀不當則罪合死向戌自以為已謀可免死也請賞而曰免死讓言耳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

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　書先晉杜氏曰蓋孔子追正之陳氏曰不以荊蠻先中國也　孫氏曰溴梁之會諸侯會而曰大夫盟者大夫無諸侯也此盟諸侯不在而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者不與大夫無諸侯也豹不氏前見也　胡傳

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　汪氏曰是時晉楚皆息于出師是以偶有六七年之安靖然楚人衷甲苟非伯州犂之言則趙孟為所執矣況魯師師取鄆晉師師敗狄兵亦未嘗戢也楚圍既讀舊書未幾篡國大合諸侯伐吳滅賴安在其能弭兵也哉　按趙武知楚屈建二子各執其國政鄢陵之敗鄭叛吳興楚少懦矣而悼公之亡晉亦不在諸侯故二十五年趙武告穆叔有自今以往兵其少弭之語然則合和

南北以苟數年之無事晉楚之同心也吳乘其後奔命不暇楚非昔日之楚矣使誠欲刼盟豈先使晉知之葢形我而使我懼則可以獲所求耳是以欲晉楚之從交相見則許之爭長則讓之一一不較趙武叔向如嬰兒寄玩于人之股掌乃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虛為大語耳孔子相夾谷之會以為有文事必有武備具左右司馬而行及會犂彌言于

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侯遽辟之聖人之制事待人蓋如此趙武信楚而以藩為軍使楚秉其無備雖左還入于宋不亦晚乎唐渾瑊與吐番盟于平凉吐番刼盟即其事也彼不在堅城之下乎李晟深戒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柳渾則謂戎狄豺狼非盟誓可結斯亦可以喻趙武矣公羊

殆諸侯之說似有所受而上下語為講師所亂曰曷為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為殆諸侯為衛石惡在是也此殆似人夢寐中讝語雖兒童笑之矣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此乃一事再見前目而後凡耳何多說也穀梁（大夫不臣也大夫臣也其臣恭也皆謬說也）大夫盟文略爾亦非有意如此書之　豹不氏前見也左氏乃曰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大可笑也視邾滕季氏之令也而豹以違命去族是春秋成季氏之君魯矣

附左傳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有惡疾而立明成請老于崔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宗廟所在必在宗主謂崔明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謂崔杼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普結反慶封屬大夫盧蒲嫳曰彼君謂莊公之讎也

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按賊杼以棠姜之故殺其君尋以崔明滅家誠天道也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成彊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謂新築女墻而守之弗克使國人

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東郭姜

嬖復命于崔子且御為崔子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殺君之賊得禍未有如此之快人者也卜筮之言驗未有如此之明者也吉凶豈外求哉兆于此心之動而已矣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之冢以藏之辛巳崔明來奔慶

封當國　崔氏之亂杼弒君申鮮虞來奔僕賃于野以

喪莊公為君服喪令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

杜氏曰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　啖氏曰按經言十二月傳言十一月又言再失閏依經當為三失閏進退不同不可得而考

劉氏曰歷家之術求閏進餘易求交朔難今司歷能正交朔反不能正閏乎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左傳春無氷梓愼曰[魯大夫]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晋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以有時菑[無氷]陰不堪陽[感陰用事而溫無氷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為宋角亢為鄭]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虛在其中]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時復無氷地氣發洩故云]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石蜡有大功于衛

邾子來朝

左傳時事也言非宋盟宋盟唯施于朝晉楚

附左傳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

秋八月大雩

左傳旱也

仲孫羯如晉

左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附左傳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

歲之不易（言有饑饉）聘于下執事（言鄭伯所以不得自朝楚）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按使趙武能止之于初則無是矣）九月

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

冬齊慶封來奔

左傳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封之子政則以其内實遷于寶物妻妾盧蒲嫳氏易内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卿大夫皆就嫳家見封使諸亡人得賊者諸以崔氏之難出奔崔氏名之爲賊者以告以情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慶舍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癸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余辟言舍欲妻已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親近兵仗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卿大

夫之膳食饔人竊更之以鶩音木鴨也御者進食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其器反肉汁也說文云灌釜也饋饔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減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子雅子尾皆惠公孫怒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席其皮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謀子雅子尾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出謂泄之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析歸父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齊大夫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子車名之所能也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

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
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
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封卜之示之兆曰死奉歸而
泣無宇泣乃使歸慶嗣封之族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
慶封字速歸禍作必于嘗秋祭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
無悛志子息慶嗣曰亡矣言慶氏必出幸而獲在吳越吳越納齊
之亡人不能讓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不欲慶封得救難盧蒲
姜癸妻慶舍女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

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公所）麻嬰為尸（祭尸）慶奊（戶結反）為上獻（先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宮內）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于魚里（里名引行至于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欒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國四家之徒衣慶氏之甲因慶氏之士釋甲觀優不在也）子尾抽桷（椽也）擊扉三（以此為期）盧蒲癸自後

剌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于甍（屋棟）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多力）遂殺慶繩（即慶集）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吐活反）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公所故）弗克反陳（去聲）于嶽（里名）請戰弗許遂來奔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吳子夷昧也）予之朱方（吳也）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

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在襄二十一年）及慶氏亾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齊别都）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亾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亾無日矣在外（謂亾而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幅邊幅）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

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書禹謨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井田以厚其生工商以利其用五教以正其德夫民生厚而利用而德不正猶布帛之無幅故教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不可過幅使有度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還公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釋放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拱合兩手大璧也崔明夜辟諸大墓故不知其處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十二月戊戌朔乙亥誤齊

人還莊公殯于大寢路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崔杼尸不得嫌以他尸代之故言國人猶識其狀見是真杼也此亦殆天顯其戮也

按盟于宋以弭兵為辭兵之弭必各守其度無為不順則爭端絕矣魯為望國首納齊之亡人何以示諸侯乎崔杼弒君慶封黨之盟于國曰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既而崔氏家亂慶封秉之以為利慶封當國嗜酒好田以政與子盧蒲癸王何者莊公之嬖人也殺慶舍逐慶封戮崔杼之尸于是莊

公之賊亦少申其討矣莊之弒也幸臣與之俱死者十人令為之討賊者亦幸臣也身為國君所親禮而為之效死者非國士而在私暱莊公固可羞矣而卿大夫不討使枕戈伺讐出于君之私人亦卿大夫之恥也其後楚執慶封徇于諸侯使言曰無使如齊慶封弒其君中國弒君之賊得戴其首領淹歷諸侯入于蠻夷而蠻夷討之又中國之恥也春秋書齊崔杼弒其君光諸侯同盟于重丘齊慶封來奔楚子伐吳

孰齊慶封殺之所謂其義昭如日星者乎

十有一月公如楚諸侯始旅見于楚

左傳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左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叔仲帶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公遂行宋公反　胡傳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

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閏月不書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書其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此范甯之說也杜預以十二月無乙未日誤孔穎達以為甲寅乙未不得同月是皆不知閏之日繫前月之下耳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傳釋不朝正于廟也孔氏曰公在本國每月之朔常以朝享之禮親自祭廟今以在外之故闕于此禮國之守臣于此朔日告廟云公在楚史官因書于策公羊傳何言乎公在楚據成十一年公在晉不書正月以存君也何氏曰正月歲終而

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襄公久在夷狄危而録之穀梁傳閔公也范氏曰閔公為楚所制故存録孔氏曰成十年秋如晉襄十二年冬如晉皆以次年至此等正月公皆不在其類多矣唯此一年書者釋例曰凡公之行國之守臣每月亦以公不朝之故告于廟每月必告而特於正月釋之者蓋歲之正也月之正也日之正也三始之正嘉禮所重人理所以自新故特顯以通他月也惟書此年者如楚既非常在楚又踰年故發此一例以示法

也　唐陳氏曰如晉不朝正者常也故不書楚外夷也如楚不朝正者非常也故書　孫氏曰公在中國猶可在夷狄則甚矣公留于楚者七月故詳而録之　劉氏曰昭公去國寄于乾侯季氏居君之位攝君之祭聖人嫌于國無公公無國也故因正月書公在以正之今襄公遠適楚而遲留季孫專擅政而不忌有公則無所復存存公則嫌於無君可知矣　董子繁露曰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　高氏

曰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公不篤君臣之義以奔天王之喪而徇夷狄之強以俟楚子之葬久留于楚迨夏乃歸故聖人特書之　按先是公行及漢聞楚喪欲還誤之者叔仲昭伯也子服惠伯向戍之流饑寒之恤甘為小人之從邇固可鄙矣叔仲昭伯若知大義當贊公以奔王喪夫臣子之情不盡於所當盡而非禮之禮施於所不當施是以或承之羞而不可悔未有居禮義

而得恥辱者也葬靈王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魯則所謂莫往者矣　家氏曰公在乾侯以内外言也公在楚以中國外服言也向戍售其邪說屈中國而伸外夷兵未及弭京師楚而泥塗魯宋祓殯送葬春秋閔焉故於歲首書公在楚外楚也夫外服朝中國禮之常也中國旅朝于楚反常也春秋於事之反常者每變例而特書此類是也　啖氏曰左氏言楚使公親襚

公使巫以桃茢先祓殯言以君臨臣喪之禮行之且以楚之强僭豈肯使魯辱之又言楚人悔之則楚非不知禮而魯罔之必當見討何得全無事乎蓋魯以親襚爲辱故妄爲此說以救其恥史因妄而記之耳

按檀弓亦載此事但此言親襚彼言親襲此言祓殯彼言祓柩禮死而浴浴即襲襲後始小斂大斂乃殯康王之卒公尚在途及漢聞喪欲反可證也迨公至楚則殯已久矣安得親襲及柩仍在地而祓之乎襚所以衣尸既殯而使公親襚恐亦無此理

按胡氏兼取三傳及孫陳劉之義家氏又足以補其所未及董子繁露二語亦佳

勝公穀矣

附左傳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兵死不入兆域夏

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

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即位郟敖康王子熊麇也

王子圍康王弟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

之昌松栢之下其草不殖

夏五月公至自楚

左傳公還及方城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季武子取卞使公治

季氏屬大夫問問公起居璽書追而與之璽印也古者尊卑共之秦以來唯天子之印稱璽曰書中之言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此皆璽書之詞公冶初不與知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以卿服玄冕賞之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詩邶風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于季氏而終不入焉不入季孫家曰欺其君何必使余

穀梁傳喜

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歸此致君之意義也

庚午衛侯衎卒

附左傳葬靈王不書魯不會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閽弑吴子餘祭閽音昏祭側界反

左傳吴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吴子餘祭觀

舟閽以刀弒之言以刀明其近　公羊傳閽者何門人也守門刑人也刑人則曷為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非其人言非合為閽之人曲禮曰刑人不在君側祭統曰古者不使刑人守門刑人不自賴而用作閽由之出入卒為所殺輕死之道也故不書盜而書閽見其近刑人也賤之賤者稱盜　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穀梁傳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

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殺吳子餘祭仇之也

附左傳鄭子展卒子皮即位（代父為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在喪故以父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六斛四斗）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民亦望君為善）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他代反）使大夫皆貸司城貸而不書（施而不德）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儀公作齊莒人下公穀有邾人）

左傳晉平公杞出也（姊妹之子為出）故治杞（理其地修其城）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不書不親事）與伯石（公孫段）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世叔儀）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諸姬）之闕而夏肄（杞也方言曰肄枿餘也秦晉之間曰肄）是屏（城也）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

穀梁傳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

相帥以城之變之正也　杜氏曰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死始命為卿今蓋以攝卿行　按齊桓城緣陵封杞也事雖專而心則公故春秋不曰城杞而曰城緣陵明其志也周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遣畿內之民戍之戍者怨思揚之水之詩所以作焉申者平王母家也父幽王死於犬戎申侯與焉說者謂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彼天王也以不知大義而得罪於綱常況晉平公以一諸侯至勤天下之衆

為治其母家而於王事則曠於恤周宗則偷乎其亦不待誅絕而見矣　李氏曰僖公為成風伐邾而春秋不予以救患之義平公為悼夫人城杞而春秋不予以保小之仁則於公私之際審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公將以酬賓射者三耦二人為耦按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有為射之時也此云公享之則享法亦有射也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

王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鄫鼓父黨叔為一耦

杞子來盟

左傳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弗盡歸也晉悼夫人平公母杞女慍曰齊也取貨謂叔侯受魯賂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不尚尚也先君有知尚須取女叔侯誅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陝縣揚屬平陽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

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行夷禮魯周公之後也而睦于晉職貢不乏何必瘠魯以肥杞

杞文公來盟魯歸其田故書曰子賤之也　按杞或子或伯義見桓二年

吳子使札來聘吳始聘吳始君臣並見

左傳吳公子札來聘通嗣君也傳言札見叔孫穆子說之規其好善而不能擇人請觀周樂語多不録又言聘于齊說晏平仲勸之速納邑與政以免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識曰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適衛說蘧瑗史鰌公子荆公叔文子曰衛多君子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聞鐘

聲曰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及叔向朱子門人問季札觀樂如何知得如此之審朱子曰此是左氏粧點出來亦自難信如聞齊樂而曰國未可量然再傳而為田氏烏在其為未可量也此皆難信處　杜氏曰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　孔氏曰上云閽弒吳子此云吳子使聘傳言通嗣君未知通誰嗣也賈逵服虔皆以為夷眛案先君未葬嗣君不得命臣此與閽弒吳子文不隔月豈以君死之月即命臣乎且

傳稱季札至魯徧觀周樂至戚聞鐘聲譏孫文子君在殯而樂自請觀樂譏人聽樂豈當若是故通嗣君通餘祭嗣也經傳皆無札至之月知以六月到者以城杞在五月之下城訖乃有歎聘杞盟若共在月中則不容札聘下文有秋知札以六月至也札去後吴始告喪告以五月被弒故追書在聘上耳　公羊傳吴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

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迮子各反起也倉卒意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因祭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余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先君之意季子使而亡焉季子自以義有不安辟之而不受僚者長庶也即之夷昧死季子亡國無嫡立僚夷昧長庶因而就立也季子使而反聘上

國而反至而君之爾在途聞難至而君之闔廬謂之長子光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馬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簒也爾殺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爾殺爾兄舊作爾殺吾兄傳寫之誤也僚夷昧之子光謂之子僚與光從父兄弟而季子其諸父也故云然去之延陵吳下邑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

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　劉氏絢曰札何以不稱公子辭國以生亂也夷昧之卒札宜受命以安社稷而狥匹夫之節辭位以逃於是僚代立光弒僚故因來聘去其公子以示貶　胡氏曰泰伯時中季子過中自衆人觀之過者為賢自道觀之過猶不及故褒貶如此　今按有太王之父季歷之弟文王之子則泰伯當讓季歷當受此所謂聖達節也若季札則亦當守節也壽夢之欲立季札與諸樊之舍子而

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蓋闔其先太王泰伯之事慕而欲效之者而不知其時義之非宜而徒啟後日之爭也不見宋宣公之事也假令夷昧也死季子不度而即之吳國其靖乎彼僚與光何人哉僚固不憚於襲光固不憚於弒徒以季子之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二子故二子佯讓之以為名而內不失其有國之實豈誠心死於先君之命而季子立則無辭者耶以後日之利害既如此以今日之事理則立長正

也立少非正也壽夢過中而反謂季子之不成父之
非正爲過中古今有幾太王乎立子正也傳弟非正
也諸君之輕死爲勇飲食必祝爲過中而反謂季子
之不成兄之非正爲過中古今有幾季歷乎穆公問
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
曰昔文王舍嫡而立其次是何法也子思曰文王舍
嫡立次權也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
知聖人不以權教則知春秋不貶季札矣且春秋褒

貶各當其事札辭國乃後日事而逆於來聘貶之史家有是法乎以字為美則祭仲非美以子為賢則高子何賢　先弒僚在昭二十七年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北燕始見經

左傳秋九月齊公孫蠆子尾公孫竈子雅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范氏曰南燕姞姓在鄭衛之間北燕姬姓在晉之北

杜氏曰止高厚之子北燕燕國薊縣　按大夫有罪君放之正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

冬仲孫羯如晉

左傳報范叔也

附左傳高豎（高止之子）以盧叛十月齊人立敬仲（高傒）之曾孫酀十一月高豎致盧而出奔晉　鄭伯有使公孫黑（子皙）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

强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巳巳鄭大夫盟于伯有氏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薳于委反罷音皮公作頗後同）

左傳通嗣君也　余氏曰且報朝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般音班）

左傳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景侯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公穀伯姬上無宋字）

左傳或叫于宋太廟曰譆譆（許其反熱也）出出（戒伯姬）鳥鳴

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女師

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義從宜也

公羊傳宋災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婦

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　何氏曰夜出謂有事宗

廟　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

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

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

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

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安定胡氏曰伯姬乃婦人中之伯夷也　劉氏曰使共姬避火而全生未足以害其貞也然而不以己之可以全生而違天下之常義此安乎性命者乃能之左氏曰共姬女而不婦非也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共姬恒矣所謂婦也　按列女傳宋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既嫁于共公十年共公卒伯姬寡三十五年至景公時伯姬

之宮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此視三傳尤備夫保傅不俱宵不下堂此伯姬所守之禮也豈無所見而徒守哉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此伯姬素定於心之見也天理人欲之間在乎此而已矣死生命也禮義之閑所欲有甚於生

所惡有甚於死一下堂而此足之失不可悔也故傳
母可待也臣子之赦可待也不可待逮乎火而死則
命也可待而不之待越禮以貪生而茍免於死在丈
夫猶足羞也而況婦人乎故寧守義而死此伯姬之
心也春秋書之所以風厲千古使夫不當避而避以
失節於造次顛沛之際者知所警也豈曰小補之哉
然是變也宋之臣子安在乃使君母逮乎火而死哉
亦罪其臣子也　謂伯姬女而不婦猶謂季札辭國

生亂使自私者借從權以自便必自斯言矣孔子於伯夷未嘗論其過曰求仁得仁曰民到于今稱之誠不以富亦祗以異其著教深矣至孟子始言其偏然對孔子言之也至其通論二子則曰百世之師也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鄙夫寛薄夫敦其意猶孔子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公作年夫

左傳初王儋丁甘反季卒周靈王弟其子括將見王而歎除服

見靈王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蔿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周邑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括廖不書賤也穀梁傳傳曰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按王者之道親親而及天下則治有序稱罪

以明罰則政有經靈王崩儋括欲立佞夫佞夫不知
景王立儋括圍逐成愆佞夫不預則佞夫無罪也王
之恩素篤罰有章而尹劉諸人敢以無罪而殺其介
弟孚且括亂首而免則是所忌在佞夫耳故書王殺
以見忍親失刑雖天子不免於首惡而況其下乎

王子瑕奔晉

王子王臣書奔者三瑕也朝也周公也瑕與王子朝
不言出天下皆周土也唯周公自絶於王故書出罪

之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共姬上穀無宋字

杜氏曰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　孔氏曰昭三年傳曰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　陸氏曰爲災而死高其志行使卿往會所以書之　薛氏曰古者夫人無謚從夫之謚東遷之後其制隳矣如文姜哀姜穆姜聲姜皆不繫夫謚而自有謚共姬執禮而死宋人不敢加非禮之謚一人守正天下

莫之違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傳鄭伯有耆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分散）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遂奔許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祖廟）盟國人於師之梁之外（鄭城門）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

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鄭城門）之瀆入因馬師頡（子羽孫）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子西之子子晳之宗主）伯有死于羊肆子產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鄭地名）羽頡（馬師頡）出奔晉子皮以公孫鉏（子罕之子）為馬師（代羽頡）

穀梁傳不言大夫惡之也　胡傳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　杜氏曰不言復入獨還無兵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傳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結之子鄭罕虎子皮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公羊傳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所爲何録伯姬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

張氏曰父子君臣之變自文元年楚以商臣書弒此猶夷狄之事也及是年蔡以中國之臣子為之而魯會其葬晉合諸侯而所恤者宋之火災而已故於此章三致意焉既變例書蔡景之葬又人諸侯之大夫而諱魯卿又特書曰宋災故此比事屬辭之所以為春秋也盟會之書其故者有二以稷考之則澶淵之所貶非為宋財之無歸明矣　按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下亦書十二國之諸侯會于夷儀不言其

所為而其所為可求而知也前此齊嘗伐晉兩加兵于莒又伐魯今又弒君則其為討齊可知後書諸侯同盟于重丘則其為受賂而止而齊亦與盟可知悼公初死平公新立晉之故望未失人猶有望焉盟宋之後列國北面楚庭胥於淪喪故葵丘景公會澶淵宋災故春秋直著誅貶遏人欲於橫流也　李氏曰此條穀梁以為善之書人者衆詞固失之矣而左氏止非其不信公羊又以為卿不得憂諸侯夫春秋盟

會之不信者多矣城杞亦卿之憂諸侯也何此獨貶乎　仁山金氏曰城杞爲悼夫人也會澶淵爲宋災也二者謂非恤小救患之舉則不可然蔡般之事亂臣賊子天下之大故而晉不之問以有弭兵之盟也蔡即楚久晉人以爲討則懼有爭蔡之嫌再啓兵端若夫蔡則圍爲令尹亦將般矣此般之所以不討也有弭兵之小信而忘撥亂之大義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其斯之謂與

附左傳鄭子皮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故讓之）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侈者畏法所不敢服者畜之囊中）取我田疇而伍之（並畔為疇）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

死諱其嗣之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何休曰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云爾 按左氏言公作楚宮穆叔曰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此非人臣之言且公淹恤於楚豈得已哉何欲楚之有作其宮不過慕其制而效之耳然楚宮必詭異非所當作也 按公淹恤於楚受親襚送葬之辱歸而不發憤自强修其德政乃效蠻夷之居又章其號處而終焉其志可知矣小

寢猶非正也況楚宮乎然此非正以卽安不正書也

公在楚公薨于楚宮皆襄之特筆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也）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毁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裯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先人事後卜筮也義鈞謂賢等）非嫡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子野以毁

卒昭公在戚而有嘉容天不幸魯國也夫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此見乾侯之事後撰飾之言與衛定姜見衎之不哀而憂孫文子聞而懼其事正同魯宿即衛林父也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言其嬉戲無度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穀梁傳子卒日正也　孫氏曰子野襄公大子未踰年之君也名未葬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　按居喪毀瘠不形者先王之禮也毀不滅性者先王之教也子野喪致乎哀根

乎至性豈不賢哉而不能輔之以教閑之以禮以保

其躬使至滅性大臣之罪也

己亥仲孫羯卒羯居謁反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

附左傳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

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

文伯讓之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

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間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不可踰越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謝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

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左傳莒犂比公（莒子密州之號）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密州之字）言罪之在也　胡傳經以傳爲案傳有乖繆則信經而棄傳可也若密州之事

是已左傳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輿旣立展輿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之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弑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予故趙匡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爲以字爾

附左傳吴子使屈狐庸（巫臣之子）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陵州來季札食二邑故連言之）巢隕諸樊（在二十五年）閽戕戴吴（在二十五年戴吴餘祭）天似啓之何

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啟季子也若天所啟
其在今嗣君乎謂夷昧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
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啟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
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十二月北
宮文子佗相衛襄公獻公子以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出
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
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
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所欲為而辨於

其大夫之族姓班列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産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産曰毀鄉校如何子産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

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使人不敢言怨怒之積有潰時若川也厲王監謗是也）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通也）吾聞而藥之也（以為己之藥石）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可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子產曰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

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子皮曰善哉微子之言吾不知也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不常雖獲其志不能終也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

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邶風）威儀棣棣（富而閑也）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大雅）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春秋輯傳卷九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元春
謄錄監生臣馬　昶